

莱蒙托夫文集

恶魔

叙事诗 (1835—1841)

〔俄〕莱蒙托夫著
余振智量译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М. Ю. ЛЕРМОНТОВ
ПОЭМЫ И ПОВЕСТИ В СТИХАХ

本书根据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

в 4-х томах, т. II

«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»

Москва, 1976 年版译出

莱蒙托夫文集

恶 魔

叙事诗 1835—1841

余振 智量 译

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上海延安中路 955 号 14 弄

全 国 新 华 书 店 经 销

上 海 市 印 刷 三 厂 印 刷

开本 850×1168 1/32 印张 15.25 插页 5 字数 288,000

1998年11月第1版 1998年1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0,001—6,000 册

ISBN 7-5327-1453-5/1·870

定价: 18.90元



作者像

00X4262

目 次

萨什卡	1
蒙戈	85
沙皇伊万·瓦西里耶维奇、年轻的近卫士和勇敢的商 人卡拉希尼珂夫之歌	101
唐波夫财政局长夫人	127
逃亡者	167
童僧	177
童话	213
恶魔	231

草稿、片断及未完成作品

奥列格	287
两兄弟	295
〔长诗的开端〕(“我并不想,像我们当中的许多人那样”)...	301

别 稿

《恶魔》别稿	311
--------------	-----

长诗《恶魔》的献词447

题解453

萨 什 卡

长篇劝谕诗

1835—1836

智 量 译

—

我们的世纪可笑又可怜，——那些作家
只会给它写些死刑、镣铐和流放，
再就是心灵中阴沉昏暗的浪花，
你能听到的唯有痛苦和悲伤。
这种玩意儿有些人倒是喜欢它，
那些人睡觉很少，却爱好思索，
他们在回忆中把光阴白白度过。
我自己早先也陷入过这个弱点，
而我发觉它只能伤我的眼；
如今我已和从前的我不相同，——
我唱、我笑。我把一个老好人当主人公。

二

他是我的朋友。我俩之间没有麻烦，
我们的感情和金钱都一同分享；
他借一个月的钱，要过一年才还，
而我对此则毫不放在心上，

轮到我时，我也同样照办；
往往是，他心情不佳，马上找你诉苦，
而一旦幸福快乐——面都不露。
他不止一次把自己的幻想，出于烦闷，
向我反复述说，还对我以“你”相称^①；
别人夸奖我的地方他也夸奖，
跳卡德里尔舞他总是跟我结成一双。

三

他是我的朋友。这样的朋友再难找见……
愿你的心灵安息，我亲爱的萨沙！
愿它在异乡的泥土中得以安眠，
不被任何人惊扰，如同在我记忆的墓石下，
我俩的友谊被悄无声息地保全。
你死了，和许多人一样，死得不声不响，
但却死得坚强。一种隐秘的思想
仍在你的额头上徘徊流连，
当你沉入永恒的梦境，合上了眼；
而你在临终时所说的那一番话，
在场的人没有一个能够理解它。

四

那番话可是对亲爱祖国的问候？

① 以“你”相称表示亲近而无客套。

可是在呼唤你身后留下的友人？
或者是年轻生命引起的忧愁？
抑或只是病中最后痛苦的喊声——
谁能猜到呢？这时什么能把这颗心占有？
这颗心活得既丰富而又短暂，
它曾经怀有过许多惊扰和烦乱。
唯有一位朋友能够理解你，
如今，或许，他该把你的事迹、
你的幻想和你的奇遇——叙说——
供智者汲取教训，也供愚人取乐。

五

我的亲爱的读者，请你耐心，
无论你是谁：无论你祖先是亚当或夏娃，
无论你是个年轻淘气包或是个聪明人，——
会有一幅图画的；而这——只是框架！
我从不违反自古以来早已成文的规程——
我一向尊敬老人，而且十分严格，
只可惜如今世上老年人太多……
难道不是吗，谁若是没老到八十高龄，
他必定是没见过世面，不了解人生。
对人生快乐他还只不过耳闻，
只知人生艰苦，只配当个学生。

六

我的主人公是位莫斯科人，为这个原因
我一向是涅瓦河与涅瓦河浓雾的仇敌。^①
在那里（我要请全世界为我作证）
快乐对俄国人的钱袋有害无益，
而干点儿正经事又颇伤俄国人的脑筋。
那里的生活空虚、沉寂，又脏又乱，
仿佛是芬兰湾里平淡无味的海岸。
而莫斯科不同：目前我就在那里安身，
我不会不爱莫斯科的，我发誓，朋友们。
在那里我最初感受到幸福和希望，
我曾经因恋爱和情欲大病一场。

七

莫斯科啊，莫斯科！……我作为儿子爱你，
作为俄国人爱你，——爱得有力、热烈、温情！
我爱你苍苍白发的神圣的华丽，
爱这雄堞参差的静谧的克里姆林。
一位异族统治者曾经徒然地考虑
想跟你，俄罗斯长命百岁的巨人，
探头探脑地较量一番，他还存心
用欺骗来打倒你。这个外来人白费心机

① 此处指彼得堡，用以和莫斯科对比。

出兵袭击了你，你只须一抖——他便跌倒在地！
全世界噤若寒蝉……唯独你有生命，
我们祖先的荣耀由你庄严地继承。

八

你有生命！……你有生命，你的每一石块——
都神圣不可侵犯，千秋万代相传。
往往，我在你角状的塔楼下徘徊，
我坐在阴影中，秋日的阳光犹暖，
它抚弄着墙缝中潮湿的青苔，
有个小小的鸟巢顶着楼檐，
从那儿飞出几只小燕子，上下盘旋，
它们四处翱翔、飞舞，目中无人，
而我，心中充满向往自由的激情，
对它们默默无闻的生活羡慕景仰，
这生活为爱好自由的世人所企望。

九

我不是一个哲学家——上帝保佑！——
也不是一个幻想家。我并不追求
鸟儿般青云直上，虽然在过去时候
并非完全没有过这种愚蠢的念头。
喂，缪斯，——喂，请快点儿，——请高抬贵手，
打开你顺路捡到的肮脏纸片！……
别胡说八道，——那位佐伊尔^① 肆无忌惮……

如今咱们走出克里姆林宫往哪里去？
大门多得很哟，辽阔的祖国大地！
往哪儿去呀？“车夫，去普列斯尼亚②逛逛！”
“老太婆，闪开！……小商贩，当心撞上！”

—○—

月亮滚进了冬天的云层中间。
像块荷兰奶酪或是瓦兰人的盾，
比喻太粗鲁了，然而我非常喜欢
一切的粗鲁，出于贵族的任性。
一位关心安宁的先生正在岗亭边
站岗放哨，他被吵醒了，一声吆喝：
“谁在车上？”“缪斯！”“搞什么鬼？到底是哪个？”
没有回答。然而已经到达湖边……
小桥隐隐发白，四周的花园
在毛茸茸的细霜下忧郁地进入梦乡；
月儿照在铁栏杆上，闪着银光。

——

一个游手好闲的醉酒的青年
穿件粗呢大衣，样子很神气，

① 佐伊尔原为公元前四世纪古希腊演说家和批评家的名字，以攻击荷马史诗文字不通而著名，他的名字逐渐被用作一个普通名词，意为不公正的、吹毛求疵的批评家。此处莱蒙托夫何所指，不详。

② 莫斯科的一个区。

手扶着栏杆，慢腾腾走着，而前面
已是这排栏杆的末端。“一直朝左去！”
滑木在雪地上喳喳作响。如同刀片
划在大理石上……一长列小屋，又破又低，
从身边闪过，像是在鞠躬，彬彬有礼……
远处闪烁着一盏熟悉的小灯……
“靠近大门口……停住，——积雪好深！……
踏着雪走吧，缪斯，只是可别出声，
还要尽可能提起你的衣襟。”

一二

木门——吱嘎……院里很暗。脚踩木板
迈步不方便……好不容易到达了门廊
和木梯前；而积雪已到处填满。
梯级颤颤巍巍，脚下好像
一眨眼间便有踩滑的危险。
进屋了。他们推开房门——一点儿烛光
撞到眼帘上。一个肥胖的厨娘
眯缝着眼睛，把客人的道路阻断，
她对他们问道，“有何贵干？”
而一听他俩回答的花言巧语，
便把门一关，破口大骂，毫不客气……

一三

尽管如此，我们仍可以进屋，

你们知道,对于缪斯和诗人,
恰似对于跛脚的魔鬼^①,每家住户
都别有路径可入:无论是闭门羹
或是门上的暗锁我们都不在乎……
在一间闺房的一个角落里,桌旁,
坐着两个……姑娘——不是姑娘……
而是美人儿……这样说才恰恰正好!……
我要你们去向我们的夫人们请教,
在我们的乡村和在我们的首都,
称美人或是称姑娘,哪个有利可图?

一四

两个美人儿坐在一张小桌旁,
她俩正在发牌,在用纸牌算命,
她们的头脑在其中见到希望
(这一点我们大家都已看清)。
点着一支蜡烛,噼啪作响,
时而呼地一声,只见那烛光
猛地把天花板和四壁全都照亮。
前方屋角里,圣像身上的金片
这时似乎有千百种光彩变幻,
而几尊圣像上方所插的柳枝上

① 跛脚的魔鬼——法国作家热萨日(1668—1747)小说中的形象,魔鬼阿克莫狄在城市上空飞翔,掀起人家的屋顶,让他的同伴看见人们家中的隐秘。

叶片儿忽然闪出金色的光。

一五

其中的一个(美人儿),她并不能算

非常美丽,然而另一个姑娘……

噢,这一切我们都只是梦中所见,

再说睡得很甜——梦见了天堂!

那美人儿把头轻轻贴在墙上,

专注的目光紧紧地盯住桌旁,

她的坐相稍微有点儿随便。

为回答女伴的问话,她的小嘴

偶尔空洞洞说一声“对”或是“不对”,

只不过轻轻地从唇边滑过一句,

如果纸牌英明的预言值得她留意。

一六

她生性机灵,乖巧得讨人喜欢,

像是一位机灵的波兰姑娘;

然而,同时,她面容上的傲慢

跟她又很相称,跟苏撒拿^①一样

她可以出席一场不公正的审判,

她面色冷峻而且目光恬淡;

① 典出·圣经·旧约希腊文七十子译本《但以理书》的第一个附录。苏撒拿为犹太人雅金的妻子,因美貌而受诬,在法庭受审时不屈服。

这种混合对她并非责难。
为此你该对我的权威有所信任，
再说她父亲原是一位犹太人，
母亲（我记得）是波兰人，住在布拉格^①附近……
这话就跟说我们是瓦兰人一样没有骗人。

一七

当苏沃洛夫将军包围着布拉格，
她的父亲给我们当一名特务，
一天，他穿套波兰军装，偷偷摸摸，
在棱形城堡上走动，装作散步，
一颗笨拙的子弹射中他的前额。
许多人惋惜地叹口气说：“可怜的他，
不幸的犹太人——没死于棍棒之下！”
他的妻子，过了五个月时光，
把一个婴儿带到了这个世上，
她是漂亮的吉尔莎。这个芳名
是随一位骑兵少尉的心意选定。

一八

她是身穿破旧的衣衫长大，
在愚昧的环境中，宛如一株小草，

① 华沙城郊一处桥头地带的名称，并非捷克首都布拉格。一七九四年，苏沃洛夫曾率军包围此地。又见下节。